

試論《紅雨樓題跋》林佶抄本的價值

唐桂艷

內容提要：徐焞《紅雨樓題跋》林佶抄本，不僅是《紅雨樓題跋》的第一個本子，且係名家所抄，又經劉喜海所藏，大量的朱筆校改，琳琅滿目的印鑒，有較高的版本和文物價值。與宣統二年的繆荃孫定本相較，亦有較高的校勘價值。

關鍵詞：林佶 紅雨樓題跋 抄本

《紅雨樓題跋》林佶抄本，現藏山東省圖書館。楷書，九行二十四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每葉格外印有“蘭話堂鈔”四字。鈐有林佶印鑒。有劉喜海題識。有朱筆校改。現將此書的價值略述如下。

一、《紅雨樓題跋》的第一個本子

明末閬縣徐焞紅雨樓藏書 53000 餘卷，庋藏頗多善本。徐氏布衣不仕，交遊多向學之士，探求藝文，潛心著述，酷愛載籍、碑帖、書畫，善聚善讀，自萬曆十三年（1585）以後 50 多年來，對所藏所見，凡意有所得，便題跋跋尾，以抒其見。但題跋散見於他的藏書中，直至他去逝後，纔由鄉人林佶於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從徐氏所著《紅雨樓全集》中選輯而出，得 195 篇，名之以《紅雨樓題跋》，以抄本傳世。嘉慶年間，侯官鄭傑購覓已經流散的徐氏藏書，抄得 87 篇，輯為一卷，刊入《注韓居叢書》。鄭氏未見林書，故時在後而所錄反少於前輯。又隔了 70 多年，繆荃孫在光緒初年向費氏抄得林輯，30 年後又借得鄭刻，將兩家輯本分類合編，題為《重編紅雨樓題跋》，上卷錄四部載籍，下卷錄碑帖、書畫，共 224 篇，宣統二年（1910）由趙詒琛刊行。

除山東省圖書館藏此林佶抄本《紅雨樓題跋》一卷外，據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國家圖書館藏鄭傑輯《紅雨樓題跋》二卷，為刻本；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有清觀九閣抄本一部，不分卷，九行二十四字，白口，四周雙邊，版心下刻“觀九閣”；天津圖書館有清抄本一部，亦不分卷。^①二抄本當在林佶抄本之後。另據北京大學圖書館書目信息^②，知該館有清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德化李氏木犀軒抄本一卷，又有清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繆荃孫輯《重編紅雨樓題跋》稿本二卷。二本亦在林氏本之後無疑。所以，林佶抄本是《紅雨樓題跋》的第一個本子，直到鄭傑本出，在七八十年間，一直是其唯一的版本，是人們瞭解徐氏藏書題跋的唯一途徑，版本價值不言而喻。

二、名家抄本

林佶（1660—？）字吉人，號鹿原，福建侯官人。幼好學，曾跋涉千里，往吳中拜汪琬、王士禛為師。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舉人。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，特賜進士，授內閣中書，留值內廷，專理御製文字，並分纂《詩經傳說》，彙纂《子史精華》。他藏書宏富，曾搜求名家藏本和閩中文獻，徐燊的舊藏大部分歸其所有。林佶工書，曾手書汪琬《堯峰文抄》、陳廷敬《午亭文編》、王士禛《古夫于亭稿》和《漁洋山人精華錄》上板予以精刻，卷末均刻有“侯官門人林佶謄寫”，書林稱為“林氏四寫”。

此本正文卷端鈐有“鹿原林氏所藏”、“鹿原”、“林佶之印”等印記，後有林佶題識：

吾聞興公《紅雨樓集》未受梓。此題跋一卷，是從稿中錄出者，尚未備，異日當廣徵並全集編刻以永其傳，未知得如吾願否。興公題跋最精確，惜多散逸，哀之正未易耳。林佶識。己亥六月之朔書於警露寓邸。

己亥當為康熙五十八年，而非繆荃孫在《紅雨樓題跋重編後跋》中所云“順治己亥”抄成^③，林佶生於順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順治己亥（十六年，1659）抄成是不可能的事。識語後有“林”、“佶”、“吉人之辭”、“鹿原林氏所藏”印記，知此書確為林佶所書。由清初有名的寫手抄成的《紅雨樓題跋》自是彌足珍貴。

三、名家藏本

繆荃孫《紅雨樓題跋重編後跋》云：

順治己亥，林吉人手抄題跋一百四十餘條，並識緣起，裝成四大冊，藏費莫丈文治庵所。荃孫錄歸藏篋中三十年矣，時時檢閱，奉為導師。^④

繆氏所見林佶抄本原藏在費莫丈文治庵處，但對其收藏源流並無進一步的介紹。“費莫丈文治庵”即文良，號冶庵，曾任四川知府。^⑤

此書封面墨筆題三行：“鹿原林氏蘭話堂抄本”、“紅雨山房題跋”、“舊藏商邱宋氏蕭緯草堂”。商邱宋氏，即指清初河南著名藏書家宋犖、宋至、宋筠父子。宋氏家藏多得自毛氏汲古閣。宋至有《緯蕭草堂詩》六卷。宋筠有“緯蕭草堂藏書記”印鑒。但觀此書，未有宋氏藏書印記。據後葉劉喜海識語，亦云“舊藏商邱宋氏蕭緯草堂中”。此誤“緯蕭”為“蕭緯”。封面所題概為劉氏所書。

道光七年（1827），此書為劉喜海所得。封面後葉有劉喜海楷書識語：

《紅雨樓題跋》，明萬曆間閩中布衣徐興公所著。興公精鑒賞，富收藏，主晉

安驛壇，名振一時。所居麓峰，牙籤四圍，縹緗之富，卿侯不能敵。其《紅雨樓集》，未梓，世無傳本。此題跋一卷，為鹿泉林吉人鈔藏者，未有吉人跋，每葉格外有蘭話堂鈔四字。舊藏商邱宋氏蕭緯草堂中。道光丁亥夏日，余鈔得與公書目後，又得此冊於琉璃廠欣賞閣，攜歸，手裝成冊，挑燈細讀數過，內書籍各跋，率多秘本，是可藏也。鈔。中秋後一日東武劉喜海燕庭氏識。

識語後有“燕庭”印。正文卷端亦鈐有“劉喜海”、“燕庭藏書”印記。卷末林佶識語後亦有“燕庭藏書”印記，足證此書確為劉喜海舊藏。

劉喜海是山東諸城著名的藏書家，精通目錄版本之學，此跋文對徐燊本人、林佶抄本特點、藏書來源以及得書過程都有介紹和評價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。末一“鈔”字，表明他擬重抄此書。劉氏抄本久負盛名，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39種劉氏所抄書目^⑥，就有許多沒有刻印刊行過，有賴他的抄本流傳，但《紅雨樓題跋》未見其抄本，不知是否抄過，但從他的計劃看，他還是非常看重此書的。劉喜海所抄《商邱宋氏西陂書目》中未見《紅雨樓題跋》一條^⑦，想必劉喜海所言“舊藏商邱宋氏蕭緯草堂中”另有所據。得此書時，劉氏在京為官，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至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間，劉氏又在福建臨汀郡署任職，與福建有着不解之緣。

此書正文卷端還鈐有“武英直殿”印記，未審何人。書衣墨筆題“紅雨樓題跋”，外又裹以蘭綾，以樟木匣盛之，匣內夾以樟木板，匣上墨筆題書名，匣外又包以六合函套，裝潢考究，足見主人對它的珍視。

此書護頁另鈐有“光熙之印”、“裕如秘笈”、“光熙所藏”印記。山東省圖書館多部藏書鈐有這幾方印鑒，如四庫底本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，四庫進呈本《祭器樂器記》，蓋為近代著名藏書家，惜未考證出其真實名字。他的書多入齊魯大學，再由齊魯大學入山東省圖書館，故此書函套亦有“齊魯大學圖書館”書簽。

四、大量的朱筆校改

書中有大量的朱筆校改，似係林佶所為。校改處詳列如下：

《張騫乘槎圖》“張萃”之“萃”改為“華”；

《張思廉玉筍集十卷》“張丕生於元季”中“丕”改為“公”；

《陳后金鳳外傳跋》“豈毆馬二公”中“毆”改為“歐”；

《陳可棟神交篇》“可棟神交往啓”中“啓”改為“哲”；

《吳門二十家書畫》“誠希世之寔也”中“寔”改為“寶”；

《錢翼之書卷》“亦當避壺而惕者也”中“惕”改為“惕”；

《鄭繼之手書》“惟知兄向收得之”中“知”改為“和”；“亦記數論”中“論”改為“語”；

《李文公集（又）》“此本亦此篇”中“閔”改為“闕”；

《麻衣先生易髓》“而彖象之後加以細甲”中“細”改為“納”；“麻衣五代周時人歷數百年而人不知”中“人”改為“人”；

《蔡氏宗譜》“余曾見王氏一譜，膺造與此無異”中“膺”改為“贗”；
《論語講義》“維成善積書，見異本即抄錄，與余辭合”中“辭”改為“癖”；
《說文字原》中兩處“李楊冰”之“楊”改為“陽”；
《傅本虛丁戩山人詩卷》“化成中有林州倅景清”中“化成”改為“成化”；
《伯兄詩卷》“王政掇拾右丞詩”中“政”改為“縉”；
《帝建詩集》“帝”改為“常”；“偶與陳平夫鄭性之過陳女大於山草堂”中“於”改為“于”。

除了《東溪子》“家漳浦高登”中“家”朱筆改為“宗”（按：誤），繆氏本未據以改正，而改為“宋”外，以上朱筆所改內容，繆氏本均據以改正。可見，此本為繆氏的再次整理提供了一個相對完善的底本。

五、篇目數量較世傳多五十篇，且有繆氏失收之題跋

據繆荃孫《紅雨樓題跋重編後跋》所言，林佶手抄題跋為140餘篇，而鄭傑刻本為87篇，繆荃孫的輯本為224篇。^⑧經核對，林佶抄本共有196篇，其中《華陽國志》一篇重出（作“重出宜刪”標志），實為195篇，較140多篇多出50篇。而繆氏本中只有30篇林佶本未收。

據查繆氏定本，經部全收林佶本；史部除《南唐近事》一書外，其餘全依林佶本；子部除《象革新書》、《步天歌》、《題陳氏印譜》、《印式》、《印林》、《題印燈》、《題名章匯玉》、《事物紀原》9種外，餘皆依林本；集部除《周祠部宜秋集》、《雅宜山人集》、《鏡湖清唱》、《廖世昭越坡稿》、《林初文集序》、《陳衍大江集序》、《曹能始石倉集序》、《泡庵詩選序》、《題安蓋卿詩》、《題蕉雨亭詩》、《題許天開詩》、《王則巽詩序》、《萬印角閭遊草》、《盛桂海詩敘》、《題聞鶯館社集詩》、《題曼聲集》、《閩中詩選序》、《紅雨樓藏書目序》、《藏書屋銘》、《題兒陸書》、《題綠玉齋》21種外，餘皆依林本。書畫、碑帖部分一如林本。也就是說，林佶本比繆氏本只少30篇，構成了繆氏本的主體。

林佶本中有《草澤狂歌》一篇，鄭傑本未收，繆氏亦未收。全文跋曰：

王安中詩刻十子中，草澤狂歌又是一部。余向借張海城先生抄本錄之，而林志尹為畢其工。甲辰秋，高景倩侍親宿州，攜去重錄，用綿紙楷書，中復校正。是詩年來又傳二部於人間矣。萬曆丁未秋謝在杭借抄一部藏於家。徐興公題。

中科院圖書館所藏觀九閣抄本條目與林佶本同，林本明顯的訛誤亦未改正，係依林本所抄。《草澤狂歌》一篇在其中，但末句為“萬曆丁未秋徐興公題”。漏掉多字，改變了原文的意思。從數量上考察，140多篇與195篇還是有相當大的距離，是繆氏所見前已散佚50篇，還是另有原因，我們無法得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繆氏失收的這篇《草澤狂歌》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。

六、內容上的校勘價值

作為彙集林佶本與鄭傑本的最後定本，繆氏本當然是校勘精審、錯訛最少的，今與林佶抄本相較，繆氏本也有應改而未改，或不應改而誤改之處。

繆氏本對林佶本的錯誤從篇名到內容都做了改正。如將《董叔允落花吟》改作《董允叔落花吟》^①；《解頤新語》“萬曆丁未初秋九日”，將“日”改為“月”^②；《樵林摘要稿》“足稱絕倡”，“倡”改為“唱”^③；《聞過齋文集（又）》“清之不濁”，“清”改為“淆”^④；《擬古樂府（又）》“見肆中《古樂》，一部”，原無“府”字，改為“《古樂府》”^⑤；《宋游定夫集》“乙巳夏孟”，改為“乙巳孟夏”^⑥；《解頤新語（又）》“屠田叔跋其後語曰《詩言五》”，將“跋”改為“拔”^⑦；《伸蒙子》“起家於未自”改為“起家於未耜”^⑧；《性理群書》“墨精好”改為“紙墨精好”^⑨。

但也有一些林佶本未錯，可改可不改的地方，繆氏本卻加以改動的。如《解頤新語》“遂易予藏善本以去”，“予”改為“余”^⑩；《六書正議綱領》“極尊重敬甫”改為“極尊敬甫”^⑪；《樵林摘要稿》“乃蔣君所自選者”，“君”改為“公”^⑫；《半軒集（王行）》“故與醫家往還為密耳”，“還”改為“來”^⑬；《古樂府（又）》“鐵柱觀道士也”，改為“鐵柱觀之道士也”^⑭；《諸家扇面卷》原為“而扇上名家字畫”，脫“名家”二字，成“而扇上字畫”^⑮；《聞過齋文集（又）》“然每披讀輒動高山之仰爾”，將“披”改為“批”^⑯。

更有甚者，有些林佶本未錯，而繆氏本有錯。如《傅木虛丁戊山人詩卷》，林佶本為“柯古倪君收藏名人墨蹟”，繆氏本將“墨”誤為“黑”^⑰。

還有繆氏本漏收的內容，如《孫太初集（又）》書名下原有“此本戊戌購藏於樸學齋”，今脫。^⑱樸學齋為林佶堂號。這是一條有關林佶藏書的重要史料。不知是繆氏漏收，還是有意不收。

繆氏本在編排順序上也有前後失次的現象。如林佶本有《解頤新語》二篇，一為丁未初秋，一為丁未春日，未排在一起，丁未春日在前，丁未初秋在後。繆氏在重排時，仍將二篇排在一起，卻將其對調，前後失次。

林佶本作為《紅雨樓題跋》的第一個抄本，有些錯誤在所難免。繆氏本在綜合兩家抄本之後，卻出現了一些不該有的失誤。以林本可校繆本之失，可見林佶抄本在校勘上的價值。

注釋：

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：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·史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國圖、科圖、天津館三書均在第1388頁。

② <http://rbd1.calis.edu.cn/aopac/controler/main>。

③④（明）徐勣撰、沈文倬校點：《紅雨樓題跋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100頁。

⑤經請教南開大學中文系楊洪升師兄得知。

⑥杜澤遜、程遠芬：《山東著名藏書家》，《齊魯歷史文化叢書》，山東文藝出版社，2004年，133頁。

孤本《萬曲合選》初考

肖伊緋

內容提要：通過對新近發現的《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》的考察，對現存《萬家合錦》、《千家合錦》、《萬家錦》等一系列明末清初戲曲選本的整理、比較、辨析，釐清和修正《萬曲合選》版本源流、成書年代、刊本命名等相關問題，並以此為前提，初步考證“英臺自歎”、“清風亭遇子”等戲曲劇本的著者、本事、聲腔衍變等。通過上述梳理與考證，為明末清初以崑腔為“雅調”的主流戲曲藝術向其他聲腔所謂“俗曲”的流變提供基本佐證。

關鍵詞：萬曲合選 萬家合錦 萬家錦 千家合錦 雅調 俗曲

近日，成都某藏家出示一冊《萬曲合選》，國內外公立圖書館機構及私人藏書目錄均未見著錄，堪稱孤本。現將筆者瞭解到的基本情況，簡述如下：

《萬曲合選》，頁長22.3厘米，寬12.7厘米；雙魚尾，白口單綫，竹紙綫裝；半葉12行，行25字，大小字通行，楷體寫刻；目錄框分兩欄，上欄繡像。牌記頁缺損，僅留有“新鐫時尚樂府新聲”字樣；目錄頁首行題名“新鐫樂府時曲千家錦”，正文頁首行題名“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”。

一、命名考

關於此書的命名問題，由於牌記缺損，只能參照目錄頁首行和正文頁首行題名來作辨析。由於目錄頁首行題名為“新鐫樂府時曲千家錦”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《千家合錦》（以下簡稱《千家》）；正文頁首行題名為“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”，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《萬家合錦》（以下簡稱《萬家》）。

《千家》、《萬家》作為日本雙紅堂文庫藏戲曲善本之一，早已為曲學界所熟知。20世紀80年代，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“善本戲曲叢刊”（第四輯第五十七冊）曾將《千家》與《萬家》影印，合輯一冊。通過比勘，筆者發現，《千家》與《萬家》無論從內容和版式上都與《萬曲合選》不同，在命名上只能依照正文首頁題名，簡稱為《萬曲合選》，方不易引起混淆與誤認（學界有《萬家合錦》全稱即為“新鐫南北時尚樂府雅調萬曲合選”的說法，此書出現，此種說法不再成立）。

從刊刻版式上看，《萬曲合選》與《千家》、《萬家》無論是在每葉行數、字數、字體上均有顯著區別，且目錄頁分兩欄，上欄有版畫，這是《千家》、《萬家》都沒有的。從輯選容量上看，《千家》、《萬家》各輯選10齣傳奇戲文，而《萬曲合選》共輯